

只有揭开玛雅文明的失落之谜，才能真正地救赎。

神秘之门

門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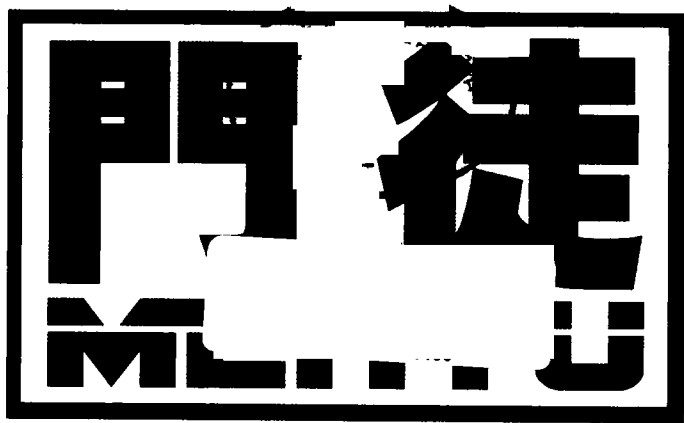
生东晓◎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只有揭开玛雅文明的失落之谜，才能真正地救赎。

神 秘 之 门



生东晓◎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之门——门徒/生东晓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80755-603-9

I. 神… II. 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275 号

作 者:生东晓

策 划:张国岚

责任编辑:李 爽 hsls999@163.com

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25 千字 印 张:17.25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603-9

定 价: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PROTEGE

目 录

卷一 头疼的案子/1

- 第一章 象形文字密码/3
- 第二章 纽约的来信/7
- 第三章 玻璃门/11
- 第四章 一只脚印/19
- 第五章 失而复得的帽子/24
- 第六章 夜战/30
- 第七章 一起出国/35

卷二 分析出来的秘密/43

- 第一章 艾莎莫文/45
- 第二章 消失的头像/51
- 第三章 缺版报纸/57
- 第四章 鲍尔伯茨/61
- 第五章 秘密甲/66

卷三 罪恶之匙/73

- 第一章 去而复返的人/75
- 第二章 被盗/80
- 第三章 三岔口/86
- 第四章 血字飞信/91
- 第五章 冰山地狱/100
- 第六章 逼宫/107
- 第七章 一天限期后的决定/114
- 第八章 冯方画图/119
- 第九章 高青铜人像/126
- 第十章 钥匙和复活的人/134

卷四 自始至终的阴谋/141

- 第一章 K 先生的条件/143
- 第二章 异样的水晶头像/152
- 第三章 报纸的第三处缺失/161
- 第四章 死亡之旅/172
- 第五章 隐藏的身份之谜/191
- 第六章 小雕像/201
- 第七章 天花板上的台阶/208
- 第八章 掉落的警官证/219
- 第九章 乾坤木匣/232
- 第十章 门徒/247

E
G
E
T
O
R
P

卷一 头疼的案子



名片的背面似乎有三个象形文字，第一个字符是由看似如同羽毛和石头的符号组成，两个图案紧密组合在一起，代表一个整体的符号，接下来这两个图案又分别独立成为两种符号。

第一章 象形文字密码

2007年10月12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幅人类基因序列图“炎黄一号”孕育而出，作为这项科研的参加者，我有幸出席了“炎黄一号”的新闻发布会，虽然只是负责向各国记者介绍“炎黄一号”那巨大的图式，但心里还是蛮兴奋和自豪的。期间，我邂逅了一位干瘦的来自美国纽约的华裔老人，他自称是纽约大学社会人文科学院的院士，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周达通。我们俩用中英文交替交谈，气氛很融洽，最后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和我交换了名片，并语重心长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本以为这件事情会像深圳的雨天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谁知，就在当天的深夜，我接到深圳A区警察局的电话，他们告诉我，那位华裔老人周达通猝死在A区某五星国际酒店的房间里。同时让人疑惑的是，他好像预见了自己的死亡，警察检查房间的时候，在他的手里找到了我的名片。警察说：“李先生，希望你能过来一趟，我们还有地方可能需要你的帮忙。”

坐在出租车上，我拿着上午刚刚和华裔老人周达通交换来的名片，愣愣出神，想到他临走时那语重心长的一句“小伙子，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话，就会感觉一丝寒冷透过后颈钻进背脊，仿佛背后有一双狞笑的眼睛盯着，那种感觉让人不寒而栗。

出租车从我家到A区的某五星国际酒店一共用了四十五分钟，当我从车上走下来时，一位看似已经在酒店门口等候很久的人走上来，和我握了握手说：“李汝先生？”

我点了一下头算是默认，接着问道：“您是？”

“我是A区刑侦队大队长汪波，一个小时前的电话就是我打的。”

“哦，不好意思，我家太远，让你久等了。”

他笑了笑，然后领着我坐上通往10层的电梯。我们俩除了见面时的寒暄，就是沉默。汪波是个三十出头的人，听口音是北方人。我对他有些好奇，因为他不像其他警察一样，见到与案件有关的人就会问这问那。这种好奇尤其在坐电梯时愈发强烈，最终我干咳一声，说：“汪警官，你怎么不问我与死者的关系？”

汪波明显一愣，笑笑说：“被我提讯的人起先都这么问过我，不过到最后，他们似乎是受不住我这种缄默的审讯方式，都主动坦白了。”



我也笑了：“他们都在极力为自己辩解与推脱责任？”

“滴”的一声，电梯停住，门缓缓打开，汪波领先走到走廊，往右一拐，案发的房间显而易见，因为那里已经被隔离了。过了隔离带，汪波在客厅停下，说：“这就是发现死者的客厅。”

我看着客厅的红色地毯上一幅用白色粉笔勾勒出的人形轮廓，脑子里幻想出周达通死亡时的身体形态，不禁又想起他上午与我道别时说的那句话。难道他所说的再次见面，就是用这种形式？

汪波蹲到人形轮廓旁边，说：“李先生，我们调查过你的身份，基本可以排除你与这件事情的关系了，并且刚才法医那边也已经传来消息，死者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我有点诧异，说：“既然已经排除我与死者的关系，那叫我来是什么意思？”

汪波站起来，一脸诡异地说：“不是我们叫你来，而是死者叫你来，我们只是履行了死者的意思。”

“汪警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听到他略带调侃的语调，我不快地说道。

汪波继而笑了笑，说：“没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死者想和你见面。”

虽然刻意保持镇静，但听到这句话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周达通那句“小伙子，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话，并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汪波的眼神变得犀利了。

“李先生，不要紧张，刚才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汪波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回头对其他警察说：“收队，撤掉隔离带，通知酒店经理，可以让人对现场进行整理了。”

出了酒店，汪波对我说：“现在已经快凌晨3点了，出租车很难打到，即使打到，李先生住的地方，司机也可能会因为比较偏僻而拒载。”

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问道：“你想说什么？”

汪波很随意地说：“我想说如果不介意，我可以载你一程。”

上了汪波的吉普，汪波不紧不慢地行驶在马路上，渐渐出了A区，汪波打开吉普里的CD机，对我说：“来首比较轻快的音乐怎么样，看你从刚才到现在精神一直不稳定。”

我说：“可以。在轻松的音乐下，审讯或许会变得轻松点。”

汪波笑了，CD里的《北京一夜》，陈升独具特色的声音慢慢弥漫在车厢里，汪波跟着曲调慢慢轻唱。我见汪波没有说话的意思，心里有些不踏实，最终还是问道：“这是你缄默审讯的方式？”

汪波露出诧异的表情，说：“为什么你总是认为我要审讯你？”

我耸耸肩膀，说：“这显而易见，周达通死前手里拿着我的名片，有可能是给警方提供线索。作为警方的你和作为嫌疑人的我，两者本来就存在审讯与被审讯的关系。虽然你通过对我的身份调查与法医给出的验尸报告可以为我洗脱嫌疑，但是我却发现你看我的眼神变得犀利了。难道一个警察对案件无关人员的眼神都是犀利的吗？”

汪波佯装惊讶：“哇塞，你的观察还真敏锐呀！”

为了早日洗脱嫌疑，我说：“我可以告诉你的只有我和周达通认识的经过。”

汪波变得郑重起来，恢复一个警官该有的严肃。我笑了：“还说不是在审讯，听见和案件有关的事情，变脸的功夫都快赶上四川京剧的变脸了。哎，我终于被你的缄默审讯法打败了。我和周达通是在今天上午‘炎黄一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认识的，当时我们谈得比较投机，他走的时候要求和我交换名片，并且还对我说了一句话——”

汪波追问道：“什么话？”

这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周达通的声音在我耳边催促道：“快点告诉他，快点告诉他……”回忆，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汪波把车靠边停下，打开车厢的灯，看着我，用手推了推：“李先生，你怎么了，怎么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了？”

我低声说：“周达通来找我了。”

暗淡的灯光下，我的脸色苍白，吓得汪波扶在我肩膀的手一下子缩了回去，警惕地看着车窗外的黑夜。此刻除了吉普车的两盏大灯把前面的道路照得有些光亮外，其余三个方向仿佛被黑暗之神施了魔法，黑漆漆的，像无尽的地狱。

汪波调整了一下呼吸，四下看了看，再次问我：“李先生，周达通在哪？”

我仿佛被鬼附身地说：“周达通借你们的手让我们再次见了面。”

车载CD里的《北京一夜》已经变成了周董的《菊花台》，婉转幽怨的曲风瞬间扩张而出，汪波连忙关掉CD，看着我说：“李先生，你到底怎么了？”

看到汪波一脸紧张的样子，我抱歉地笑了笑，说：“没什么，只是把刚才在酒店感受到的氛围也让你感受了一下。”

汪波松了口气：“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被周达通附体了呢！”

我反唇相讥道：“不是我被他附体，而是你们被他附体了。”

汪波错愕：“我们？”

我说：“嗯。周达通临走时对我说，我和他很快就会见面。本来我以为他只是出于礼貌，却不想晚上就接到你们的电话，告诉我他死亡的消息。”



汪波笑了：“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想可能真的是他让我们来找你。”

我讶然道：“这是什么意思？”

汪波从怀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白色卡片，递给我说：“这是你的名片，你看看背面，在你给他之前是否就有这些符号？”

我隔着塑料袋看向名片的背面，上面一共有三个符号，似乎是象形文字，第一个符号是由看似如同羽毛和石头的符号组成，两个图案紧密组合在一起，代表一个整体的符号，接下来，这两个图案又分别独立成为两种符号。

汪波说：“在我们检查尸体的时候就发现了死者手里的这张名片，还有背后的字符，于是我推断你与这件案子有关，但是经过酒店的闭路电视，在死者进入房间到服务员发现死者尸体这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出入，同时，又有法医的验尸报告证明死者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所以我们排除他杀的可能。但令我们疑惑不解的就是名片背后的字符，不过在得知你是国家科学院人员，并且参加‘炎黄一号’的研究后，我就大胆推测上面的字符可能与‘炎黄一号’有关，而且它还写在你的名片背面，所以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希望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在案件报告上好说明案件中的疑点，然后结案。”

我苦笑：“你们可能结不了案了，因为我在给他名片的时候，背后根本没有这三个字符。”

汪波似乎引导着我说：“那么他就可能是写给你看的，那你看得懂上面的意思吗？”

我肯定道：“这似乎是象形文字，但很可惜，我不认识。”

汪波皱了一下眉头，说：“这不可能！周达通在心脏病突发的情况下并没有给服务台拨打求救电话，而是在你的名片上写下一行谁也看不懂的字符，他想说明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告诉警方凶手的信息，那么他就是想告诉这张被记有字符的名片持有者什么，而且这件事是一件天大的事，而且他并不想让警方知道，所以才写了一种类似象形文字的密码，而这种密码也只有名片的持有者认识。”

“我说汪警官，这么说你似乎在怀疑我？”

汪波毫不避讳地说：“在事情没弄清楚前，谁都有嫌疑，并且这件事的唯一疑点指向你，虽然你洗脱了杀人的嫌疑，但另一个罪名却等着你……”

我说：“什么罪名？”

汪波说：“间谍。”

我一愣，冷笑道：“荒唐！就因为那三个谁也看不懂的密码吗？”

而汪波却不这么认为，他大义凛然地说：“这张名片我将上交到国家安全局密码破

译署，而李汝先生你暂时也只能在监狱里待上一段时间了。”

第二章 纽约的来信

就因为汪波的怀疑，我在深圳 A 区的拘留所待了半个月。这半个月的时光不算太长，我也并不觉得无聊，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叫冯方的犯人，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他进来的原因是因为盗窃一家孤儿寡母的东西，像这种罪名进来的人都会遭到其他犯人的鄙视，所以在看守所里没人愿意搭理他，这也就致使他一个人独守牢房的结果。而我作为看守所的新生力量，在其余牢房因为过度爆满而无法安置的情况下，我理所当然地和冯方成了牢友。

在看守所里的日子，我发现冯方整天神秘秘的，我好奇心重，就故意和他搭讪。或许是许久没人和他说话的原因，他对我的警惕心不重，久而久之就向我道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当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兄弟，看你也不错，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是故意非礼，为得就是能进来。”我有些错愕，心里的好奇不免更重：“你有仇家？你欠人钱？还是你有一个丑得要死的未婚妻，为了逃婚？”

冯方说：“都不是。”然后走到牢门透过铁栅栏往左右看了，确定没人，又走回来伏到我的耳边小声说：“我是一名高级建筑师，前些日子看了一部叫《越狱》的片子，为里面同为建筑师的人而感到骄傲。所以，我就进来，准备上演一场真实的越狱。”

我不觉哑然失笑：“你想不想知道我进来的原因？”

冯方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说：“既然我把进来的原因告诉你了，你就应该主动跟我说。”

我笑了：“我进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看了一部叫《达·芬奇密码》的片子，并且在进来的前一天遭遇了类似的情节，请我破解密码的人怀疑我说谎，而用间谍罪把我拘押在此。”

冯方讶然道：“我靠，还真有间谍呀！正好，我进来是为了越狱，可是电视里的主人公是为了救他哥哥，你是被冤枉的吧？”

我佯装痛哭道：“我是天大的冤枉呀。”

冯方一拍大腿：“齐活儿，你正好来演建筑师的哥哥，我是为了你来越狱的。怎么样，跟我一起逃出去吧。”



我笑了，而且是大笑。

在过后的几天里，我发现冯方对建筑学果然非常精通，只要他看一眼看守所的承重墙的位置，就能用石子在墙上计算出通风口和电压总闸的位置，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又过了几天，冯方正和我说话，狱警把我传讯出去，并交还我一切随身物品。我知道我清白了，可以出狱了，但是我却放心不下冯方，他如果不是太迷恋电视情节，一定会是个一流的建筑师。

走出看守所，阳光不太刺眼，汪波正在门前不远处靠着吉普车等着我。见我出来，他跑上来和我握握手，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委屈你了。”

我大度地摆摆手，说：“没事，这不是沉冤昭雪了嘛。”

上了车，汪波打开CD，说：“听点喜悦的？”

我说：“随便，反正我现在心情不错，听什么都舒服。”

汪波选了首《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启动车往我家的方向驶去。

在路上，汪波还是一成不变的沉默，我说：“既然我清白了，你就不要用沉默审讯我了。”可汪波却歉意地说：“其实我想说话，但不知道怎么开口。感觉有愧于你，让你无缘无故在看守所待了半个月。”我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是你的职责，要是我的话，怎么也得让你在监狱里待上一个月呀。”汪波也笑了，随即我说：“既然你不知道怎么开口，那就从我如何沉冤昭雪开口好了。”

汪波说：“我把名片拿到国家安全局密码破译署后，密码专家闭关了一个多星期，什么结论都没得出来。这时候国家科学院人文科学小组的组长赵博士听说你被以嫌疑间谍罪给关进了看守所，特意从北京过来询问此事，并用自己为你担保，同时对名片背后的密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经过赵博士几天不断地努力和查阅大量的资料，终于确定名片背后字符的来历。”

“什么来历？”我追问道。

汪波说：“赵博士断定为古代象形文字，但是其产生的年代要比已知的中国象形文字早几百年，应该属于玛雅文明。”

“玛雅文明？”

汪波点头说：“赵博士的推论和我们调查周达通身份时所获得的信息完全吻合。因为在来中国前，周达通作为纽约大学社会人文科学院的院士，正在研究一项关于玛雅文明的课题。因此，随着本案唯一疑点的解开，你也就清白了。”

“玛雅文明的象形文字也有可能是密码呀，除了周达通我也有可能知道呀。我还是排除不了间谍的嫌疑。”我说。

汪波同意道：“这点我也考虑到了，只不过赵博士说，玛雅文明的发现要比你出生的年代还久远，虽然你有后天学习的嫌疑，但是玛雅文明的象形文字破解工作却做得有些不尽人意，至今在全世界也找不出十个完全能读懂玛雅象形文字的人，同时我们又调查了你的身世以及你祖辈上的政治关系，都没有发现疑点。”听到这儿我才算真正地松了口气。

这时候，汪波的吉普车也到我家楼下了，我问他：“上我家坐坐？”

汪波说：“不了，案件报告我还没写完，等写完了一定请你吃饭，算是赔罪了。再见，好好休息。”

我说：“好吧，再见，路上小心点。”

坐电梯上到五楼，打开门开灯换鞋的时候，我看见屋内靠门缝的地方有一个信封，拿起来却见上面的落款是来自纽约林肯大街18号，寄信人叫艾莎莫文。

我很疑惑，非常的疑惑，我并没有纽约的朋友呀，即使有，也没有叫艾莎莫文的人。我打开信封，从里面掏出一张机票和一封信。机票是10月30号上午九点由深圳国际机场到纽约国际机场的班次，这令我更疑惑了，只能把解答疑惑的希望放在那封信上。

信是用英文写的：

李汝先生：

您好，我是周达通的养女，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我很痛心也很欣慰。因为父亲是一名华裔，能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长眠，应该是他弥留时最大的心愿。

李汝先生，请不要怀疑我寄这封信的目的。因为在父亲病逝的当天，从“炎黄一号”新闻发布会回到酒店房间后他就给我打过电话，其中提到你，并且把名片上的地址告诉了我。也许你会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我在这儿只能告诉你，我父亲在研究玛雅文明时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可谓玛雅神秘消失的天机所在，因我父亲拒绝把这个秘密告诉其他人，而遭到黑手党与其他党派的追杀。他在电话里说，如果他回不去了，就让我找到你，因为他会把秘密告诉你，并且希望能用这个秘密背后的巨大财富造福人类。我本以为父亲是危言耸听，可谁知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驻华大使馆的电话，通知我父亲病逝的消息。

虽然心里很悲伤，但父亲的遗训我还是要坚持。希望李汝先生能在接到这封信后，可以抽出时间前来纽约，机票在信封里，我会在机场等候。

还有一点需要李汝先生特别注意，我父亲的突然病逝是不寻常的，他虽然有心脏病，但在前年通过手术已经基本康复，不过还是时常把救心药品带在身上，在中国病



发，我怀疑是黑手党或其他组织制造的，希望李汝先生在读完这封信后烧掉，同时提高警惕。

艾莎莫文

我没想到，一次普通的邂逅居然牵扯出了黑手党、玛雅文明和玛雅文明背后的巨大财富。这不仅让我想到了玛雅那可以媲美现代人类在天文和历法上的文明（注1）以及关于地球灭亡的预言（注2），这简直就是一部小说，而我就是作者笔下被命运左右的人物。

一夜风起雨潇潇，愁心人儿怎逍遥。

我现在就是这种困境，彻底失眠，大脑里充斥着许多无关紧要却丝丝相连的事情。最终我决定，如果想要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么就要先从周达通的猝死开始。周达通是死于10月12日晚，我在看守所待了半个月，昨天10月27日出狱，现在是10月28日凌晨两点钟，离机票上的日期还有两天时间。如果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找不出周达通的真正死因或证实周达通确实死于心脏病突发，那么纽约之行我到底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令人两难的选择。如果没有名片背后那三个玛雅文字，我一定会毅然决然地选择不去，但是现在名片背后确实确实地存在三个玛雅字符，用艾莎莫文的话说，也许三个字符就是开启玛雅文明巨大财富的密码，那么这三个字符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会让世界级的社会团体黑手党如此锲而不舍？

我打开电脑，搜索着关于玛雅文明的信息。突然，一个念头跳出我脑袋，我连忙在搜索引擎里写上：10月30日上午9点，深圳到纽约班次的人。

随着回车被敲击，一个同样的句子出现了，署名周琴。

注1：玛雅在天文和历法上的文明包括著名的金星公式、失传已久的天文数字与历法，他们把一年分为18个月，他们测算的地球年为365.2420天，现代人测算为365.2422天，误差仅0.0002天，就是说约10000年的误差才仅仅一天。他们测算的金星年为584天，与现代人的测算50年内误差仅为7秒。

在历法方面，他们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宗教纪年法，一年分为13个月，每月20天，称为“佐尔金年”。这种历法可以维持到4亿年以后，他计算的太阳年与金星年的差数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4位数字，他们有自己的文字，那是用800个符号和图形组成的象形文



字，词汇量多达3万个。

注2：在玛雅历法中，有一个叫“卓金历”的历法，这种历法以一年为260天计算，但奇怪的是，在太阳系内却没有一个适用这种历法的星球。依照这种历法，这颗行星的大致位置应在金星和地球之间。

有玛雅学者认为，这个叫“卓金历”的历法记载了“银河季候”的运行规律，而据“卓金历”所言：我们的地球现在已经在所谓的“第五个太阳纪”了，这是最后一个“太阳纪”。在银河季候的这一段时期中，我们的太阳系正经历着一个历时5100多年的“大周期”。时间是从公元前3113年起至公元2012年止。在这个“大周期”中，运动着的地球以及太阳系正在通过一束来自银河系核心的银河射线。这束射线的横截面直径为5125地球年。换言之，地球通过这束射线需要5125年之久。

玛雅人把这个“大周期”划分为十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演化都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在十三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又划分为二十个演化时期。每个时期历时约二十年。

这样的历法循环与中国的“天干”、“地支”十分相似，历法是循环不已的，而不是像西元纪年一直线似的没有终点。他们认为自创世以来，地球已经过四个太阳纪。

当太阳系诸星体经历完了这束银河射线作用下的“大周期”之后，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玛雅人称这个变化为“同化银河系”。

从玛雅预言中的“大周期”的时间上看，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从一九九二年到二〇一二年这二十年的时期中，我们的地球已进入了“大周期”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玛雅人认为这是“同化银河系”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他们称之为“地球更新期”。在这个时期中，地球要完全达到净化。而在“地球更新期”过后地球将走出银河射线，进入“同化银河系”的新阶段。

第三章 玻璃门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网络连接，居然是赶集网的一条招聘消息，招聘人叫周琴。她在信息里是这样写的：由于遭遇一件离奇的事情，现招聘一名前往纽约的同行人员，办公、旅游均可，机票由我购买，当事人不得询问原因，事后即付20000元人民币。

没上过赶集网的人也许不知道，像这样的招聘消息，网站一般都会强制发布人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在特定的位置上，周琴也不例外，所以我很轻易地找到了她的联系方



式。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只手鬼使神差地拿起手机，按照网站上的联系方式打了过去。看看表，将近四点了，希望她睡觉没有关机的习惯。

手机在等待中通了，不过等待是漫长的。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手机那边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喂，哪位？”

我尽量保持磁性的声音，询问道：“您是周琴小姐吗？”

似乎是听见了不熟悉的声音，周琴的语调明显警惕起来：“是，您是？”

“刚才我在网上看见了您发布的招聘消息，金额还算优厚，我想应聘。”

“请问您的职业是？”

“我是科研人员。”

“那您这次去纽约是公办还是旅游？”

“或许您还不知道，我也经历了一次离奇的事情，也同样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的航空信。”我没想到，当我说完这句话后，周琴居然惊讶出声，但很快调整好状态，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您的家人里有没有……有没有人过世？”

我一愣，哑然道：“这和我的家人有什么关系吗？我的家人现在都在北京，好好的。”

周琴歉意地说：“请原谅我的冒昧。不过，我还是希望您去确定一下您的家人是否安全。”

我疑惑道：“这有什么不妥或联系吗？”

周琴不太肯定地说：“或许是有吧。”

我说：“那你愿意招聘我吗？”

周琴考虑了一下，说：“明天下午两点在世纪公园，我要和你见上一面，到时候再说吧，我会拿着一份亚洲版的时代周刊。”

我说：“好吧，打扰了。”

周琴在临挂电话的时候，又向我确定了一次：“你真的也收到了航空信？”

我说：“明天我把信拿给你看。”

挂了电话，我才想起来信已经被我烧了，不过幸好信封被我用来装机票而逃过一难。就这样，在忐忑与疑惑中我昏昏睡去。第二天醒来已是中午十一点多，我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吃了点东西，然后带着信封和机票下楼打了辆出租车，直奔世纪公园。

我家离世纪公园要比离A区还远，除去路上塞车等意外情况的话，从我家到世纪公园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汽车在马路上飞驰，随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我的心也紧张起来，不断猜测这个叫周琴的女孩会是哪一种类型的女孩。